

藩館錄卷四

十月初二日早朝衙門通事來言此日帝出往西門郊外迎蒙古南華僧之入來

其數百餘人來獻駱馬貂皮等物

初四日自聞往鳳凰城之語宰臣

講院驚惶固措待龍將之到衙門先問出送之由且陳世子素患疝症發作無常嚴冬遠行悶迫之情而連言不來衙門無路陳懇尤極

憂慮一邊譯官輩逐日待候于衙門矣是日始爲坐堂諸官顛倒出

門方往衙門之際鄭譯已爲來到館門曰龍將已往請王家勢無及

矣未知所言何事細陳欲言之語則鄭譯曰何爲如此有害無益之

事且彼若來到必爲詳言云云俄頃龍將與賤它馬加鱗盧施兩博

氏來到館所辟人言于世子前曰今番出去非但畋獵蓋爲漢缸一

事此中許多問答說話煩不可記詳載其時狀啓謄錄 同日狀啟

前月三十日鄭譯以帝命來言曰來月初五日世子當往鳳凰城云

云而不言某事此去臣等驚惶固措欲待龍將之到衙門先問出送

之由且陳世子教是素患痼症發作無常嚴冬遠行悶迫之情而連三日不來衙門無路陳下方悶鬱爲白如乎初四日始爲坐堂是如爲白去乙臣與講院諸臣顛倒出門方往衙門之際鄭譯已爲來到衙門所未知所言何事云云爲白去乙臣細陳欲言之語則鄭譯曰何必爲如此無益之舉乎俄頃龍將賤他馬加鱗盧氏兩博氏來到館所辟人言于世子曰前今番出去非但畋獵蓋爲漢舡一事是在果洪承疇標下倪姓人明言上年漢舡出來宣川之時發回本朝舡人則不敢遙度云云舡中設宴贈給土產與大米五百斛人參五百斤且有文書至於自軍中奏聞參則許令軍中需用故洪也發賣以爲餉軍之用是如爲白乎旂又有烏鸞營 言曰林慶業領

舟師入往之時故爲飄風終不交戰之狀明白說道恁不喻今番出來漢舡雖載許多火器而豈有不得捕捉之理而沿海郡邑謬以無戰船終不捕捉前日所言萬分不爲如乎以今日事觀之信不虛矣

丁丑之變諸臣則皆以爲解八道中三道則使國王臨莅六道則自此定將句管云云帝曰語音不通事理不當云而保全于敗亡之餘矣今之所爲如此難非國王所知之事皇帝以爲無顏云爲白去乙世子答曰丙子以後小邦偏受皇帝愛恤之恩得至今日況俺則六年依歸恩同天地何敢有一毫他意哉但邈在千里之外本朝事情固不聞知而國王萬無上負大國之恩下絕骨肉之情而作此無益之事萬萬無此理矣彼 曰今此東行非有他事主張容接漢紅之人當爲捉來科罪云云爲白去乙世子答事之處斷非俺所可干預在本朝之時世子之職只問安視膳講學而已賞罰非吾所預知云云則彼曰若國王無疾病則吾等出去可以面議處斷而國王有病不可相接區處世子以無病之人欲推諉于有病之國王乎此言一出世子亦無所答教是白齊且言二百餘甲軍則隨龍將軍而去龍灣越邊獵騎則調發諸固山部曲二千餘名是如爲白在此言則不

必盡是是白齊且李景奭中路往還非出於自己任便之事而此中
以此執言極爲悶慮爲白齊初六日世子發向鳳凰城大君及留
館諸臣等拜送于混河江上直爲還館初七日帝臂鷹出獵十
五日鴨大貝勒及鬱家馬等領大兵西向軍號五十萬云云而未能
詳悉是日早朝帝出禱城隍祠仍送軍卒於西郊而還二十四日
自帝家多張旗幢間以雜戲騎馬者二百餘人或著紅衣或具甲冑
令蒙古僧成隊隨行擊鼓奏樂誦經而行以帝所乘鞍馬導之于東
門外而罷歸蓋以帝病患時所禱之物禳災于外云云矣鳳凰行
中日記十月初六日世予以帝命將發向鳳凰城衙門通事請詣闕
辭世子往馬及至大衙門帝命就密室同坐諸夫之亦令出坐大設
酒饌又設飯具此六年以來所無之厚待云午後離發館所初昏兩
將兩博氏來到幕次出傳勅書于世子前仍令即書狀啟招領議政
崔鳴吉前判書李顯英備局有司堂上兩司長官前平安監司沈演

前兵使金應海前宣川府使洪頤性來云蓋爲查問漢船相通等事
也坐中使之構草官官達夜執筆席上令賜卮酒譯官李馨長賛勅
書及狀啓出去初六日狀啓今日王世子教是與龍將賤他馬加
獮盧氏博氏接見帝所密室設宴設飯且受勅書出向鳳凰城來宿
沙河堡爲白在果初昏同行四人來言崔鳴吉則柳琳入來時至於
上疏欲爲還送爲遣李顯英則三件刷還時有未盡之事李植則以
大提學撰出文書備局有司堂上及兩司長官則有處置失當究問
之事此等官員並爲入送鳳凰城是如爲白乎彌義州府尹時任平
安監兵使段置亦爲入來鳳凰城云云乙仍于世子教是依所言舉
行爲白乎旣漢軒出來時龍鐵等官良中明有通商之人此處已知
其某某所爲不可隱諱分叱不喻定州亦有大商鄭姓高姓兩人相
通貿遷此是潛商之魁亦爲密捕云爲白乎等以亦及於傳令中爲
白乎彌四人起去之後鄭譯來言平安前監司沈演前兵使金應海

前宣川府使洪頤性等並爲拿致鳳凰城查問是如爲白齊皇帝農
所之人先逃七名後逃四名亦爲刷送爲旂龍將家逃還李應澄及
金汝亮亦丁丑年義州判官金應俊處落留人與開城府朴吉男事
尙不舉行極爲未便云云請令備局速爲舉行爲白齊向化走回刷
還事亦甚稽緩亦爲狀啓是如爲有昆李慶相催促下送爲白乎旂
臣以老昏風病之人值此無前之事行中事機一毫差失則必生大
事未知賓客一員何日入來爲白乎旂極爲悶慮爲白有齊自龍灣
至鳳城立撥爲乎矣十里設一撥飛傳云云爲白齊勑使李馨長到
京之後只留一日即爲還送鳳城回報之意亦爲言之爲白臥乎事
初八日狀啓遼東新城宿所查問使鄭致和來到此地見謁之後
所領走回兩人處置事及鄭致和雖無咨文口達查覈曲折之意言
于龍將則兩漢乙良使之押來四人同坐推問後枷杻帶來行中到
鳳凰城更爲推查云云爲白乎旂致和段入瀋陽告于帝前進退是

如爲乎等以翌日瀋陽以進去爲白有齊初八日來宿根子山爲白
如乎龍將使鄭譯言于世子前曰前日狀啓各人等乙更良啓聞催
促俾無稽進之意乙星火撥上送人亦爲白昆此意具由馳啓義州
禁軍張士敏陪持星火上送爲白臥乎事十一日清將軍逐日來
拜世子獵必分肉世子乘夕往謝清將軍大喜迎入設酒果燒肉遍
及從臣至手自割肉酌酒以勸之臨罷辟大密告世子前曰前日狀
啓中人及潛商等催促入來且送可信一官義州拘留前宣川府使
李桂急速捉來云十二日早發暫歇于八渡河邊夕次松站龍將
獵後追到立馬于幕次門前督發狀啓禁軍張士敏持狀啓宣傳官
洪宇翼以李桂捉來事持徽旨一時出去同日狀啓在松站王世
子教是昨日止宿通遠堡氣候則大概平安教是白在果同行清將
等入站則必來見昨夕世子親往回謝則龍將又傳帝命曰鳳凰城
不可久駐當速結末初九日雖以狀啓明到松站又爲馳啓申促前

狀啓中各人急急入送爲彌且宣川府使李桂發送可信一官捉致鳳城是如爲白去乙世子答曰此是朝士必須啓聞朝廷然後拿致云云則彼曰此人前已自此囚繫義州乃是大國罪人也世子承帝命拿來一罪人亦不得爲乎世子無以爲答教是白齊啓聞則先爲馳送李桂不無逃躲之患勿爲先通本朝相應周旋自此捉來云云爲白齊到此地頭稱以帝命脅持世子進退伸縮不在於我凡狀啓與西路文書則清將同坐世子前使之目前成貼即時發送而後起去一發其口不敢措辭沮抑尤極惶悶爲白齊往來龍灣之事大臣重臣下來與清將眼同推查處置是白良置難處之事固有紀極是如爲白如乎今則駐在他國界上只臣等二人陪而來凡于事機萬無周旋之路分叱不喻世子教是亦難自由此間罔極之狀有不可逮陳前頭之事何以處置爲白乎喻日夜憂慮爲白齊今行止於鳳城不出我國地方云云而護行軍兵未備百名行路之間逐日射獵

分叱有遣時無加調之軍亦無驅迫我行之事欵待致誠頓異前日
少無不好底氣色莫測其由爲白齊李姓捉來事段勢難達拒將爲
行文于義州府舉行爲白齊今行兩將秩高博氏近侍之人陪世子
同往在我之道不可寥寥經過且未到彼之後有何樣分付而自此
便宜知會實涉難便是白乎矣如有所言則似不可不副一邊馳啓
一邊行文該通計料爲白在果並令廟堂詳量星火指揮爲白只爲
十四日午後清將等又來辟左右告于世子前曰平安監兵使使
之趁今夜入來定州潛商人等亦於明日內催促押來事委送可信
人云清城僉使金汝老承令出去宣傳官洪宇翼押李姓來拘囚李
姓于城內清人守直 同日狀啓王世子行次十三日申時量來到
鳳凰城之內定館留接教是白乎旅到此之後清將等無所言爲白
如乎昨日朝來于世子前爲白齊前因清將分付傳令于義州府尹
平安監兵使處使之來待鳳城爲白有如乎義州府尹許積及差使

員清城僉使金汝老昌洲僉使崔得男等昨日爲先入來待候爲白
遣監兵使段置鱗次入來是如爲白齊昨日清將四人又來世子前
曰監兵使則今夜內入來定州潛商人等乙良及明日催促捉來爲
乎矣別定可信官員星火出送亦爲白乎等以清城僉使金汝老騎
撥馬出送爲白有齊問使鄭致和之行昨夕自瀋陽出來貳師李景
奭問安使安獻徵中使強義忠一時發行昨日到通遠堡是如爲白
在果鄭致和則入瀋之後留外館爲白有如乎翌日即爲出送云云
爲白乎弥李姓段昨日已爲押來爲白有齊前頭稟定之事若或遲
滯則此中恐喝生梗無所不至別立擺撥之意兩西則自此亦當行
會是白在果在朝廷三道監司處亦爲申飭教矣臣以老病昏憒之
人只與輔德朴遜陪從非但疾病不可預料當此無前莫重事機固
知所爲爲白去乎賓客呂爾徵文學李慶相等星火催促入送爲白
臥事十五日龍將等四人會坐於衙門以上年漢船出來時事推

問李姓書納小紙有曰上司軍官李之龍以沿海摘奸事往來前日監司有米饌題給之書以此仰對鄭譯持小紙來告于世子即爲狀啓李之龍捉致鄭太和捉來云故禁軍金泰男持狀啓出去同日狀啓昨日李姓入來後初昏入置城內枷鎖拘留使清人守直爲白有如可今日早朝龍將等會坐此城中所謂衙門處推問李姓則所供有曰前監司時以把守摘奸軍官李之龍往來宣鐵監司有覓給米饌之書故以此仰對是如小紙書納爲白乎等以龍將使鄭譯來告世子前曰李姓推問援引李之龍罔晝夜捉送爲白乎旣前監司則隨後入送亦云云爲白去等上年宣川漢船之事此中亦置疑信之間爲白如乎今此李姓之辭至于此前頭之事誠爲罔極爲白齊之龍催促甚急乙仍于草草馳啓他餘事情從後啓聞計料爲白臥乎事令十六日具鳳瑞請對入待鳳瑞達曰頃者漢船又來宣川府使閔應騫領四船驅逐此言臣聞于金礪器而旣無文書似

難言于衙門云語未訖鄭譯卒然來到傳龍將之言曰聞于伏兵將則漢船又來云而何不報知耶倉卒趙超未答之際鄭譯咆怒轉甚朴遜以手扣座板密達世子前不可不從實速言世子顧謂鳳瑞曰從實言之可也鳳瑞即言其曲折鄭起去俄而還告世子前曰請暫臨衙門監司亦宣進去去世子往焉查問使鄭致和陪往龍將四人請世子同坐推鳳瑞坐前責以漢船事不即報知之失鳳瑞措辭答之龍將等曰宣川府使及金礪器火急捉來以憑查問云云而罷同日狀啓貳師李景奭問安使安獻徵自瀋陽出來安獻徵則自城外發送李景奭則入置城內嚴禁不與相通爲白齊今日臣鳳瑞入來後與許積等進言於世子前曰頃日新漢船一隻被逐于宣川之事萬無畢竟不知之理不如先發之爲愈是如趙超未決之際龍將獵罷纔還鄭譯卒然直到引接之所傳以龍將之言曰聞於伏兵將則今月初生又有漢船出來事而前則狀達者頻而今何不一番馳

達耶云鳳瑞未及對答際鄭譯高聲發怒致責鳳瑞曰彼旣先聞從實言之可也鳳瑞曰今番來路忙迫之間暫聞此語而不見文報未知首末故只達于世子前未及報知衙門矣鄭譯即爲起去俄頃復來以龍將之言請世子速臨並推臣鳳瑞同坐言曰聞于伏兵則漢船近日又爲出來云此是國王與朝臣所共知而瀋陽往來之人絡繹世子亦無不知之理是置詳問監司吐實無隱是如爲白去乙臣鳳瑞曰新來到界巡入山郡地方官不爲馳報無文報之乙不敢直告衙門只達于世子前云云則清將曰爲道主不知此事云甚爲無據云云是白去乙世子曰監司新接本道不知東西旦巡山郡宣川文報未及來到只耳聞分叱不敢輕發不必深究云教是則清將等曰世子扶護監司如此可見其同心同議也世子笑答曰致疑至此不知所言鳳瑞至于指天爲證曰入灣之路逢金礪器于鐵山略聞其概則宣川府使與金礪器領船四隻至于放炮矢所謂道以唐船

即時致去所聞如斯而已本府文報時未得見云則清將曰宣川府使閔應騫鐵山人金礪器及可疑通商人等乙明日內捉來亦丁寧言說即令監司發擺捉來爲白乎等以緣由馳啓爲白乎旅兵使李時英段置今日入來肅謝後還出柵門外待候爲白云云事十七日以十六日問答漢船事及閔應騫金礪器推捉之意馳啓禁軍金得祿賈持出去沿海潛商高忠元鄭二男入來龍將等坐衙門嚴刑窮問援引之人頗多領相崔鳴吉及林慶業亦在其中以崔林入送事馳啓同日狀啓昨日事情段已爲狀啓爲白有在果即刻輔德臣朴蓮入侍時鄭譯來言龍將輩坐衙門高忠元鄭二男二人決棍推問則高忠元招內上年漢船出來宣川時崔鳴吉與林慶業相議香山僧一人及沙工四名定送僧一人等作名帖入送時未還來是如爲白去乙衙門更問曰汝何以詳知忠元言曰目覩故知之云云鄭二男所招則以爲矣身則別無之事高忠元使其養子帶同船人

四名送于博川德安洞李夢虎稱名人家交通物貨今年四月入往七月還來云云爲白去乙與高忠元面質則忠元曰所謂養子虛語而其人捉來推問則可知云云爲白乎等以林慶業李夢虎高忠元養子定州囚禁船人四名並爲火速捉來亦分付乙仍于西路各人段捉來次與監司傳令爲白在果林慶業固晝夜下送教是白齊龍將等前日則或逐日或一日再來世子前倍加謹款爲白如可一自李桂書呈小紙來後切不往來氣色比前頓異是白沙餘良今此各人等所供又如此前頭之事加于可慮罔知所爲爲白臥乎事 十八日閔應騫金礪器入來略爲詰問仍置具鳳瑞所接近處 同日宣川府使閔應騫昨日初更許來到柵門外爲白乎旅查問使鄭致和段今日出送灣上待候亦云云爲白臥乎事 十九日狀啓世子氣候安寧教是白乎弥義州府尹許積段昨日出送亦爲白去乙已送于本府爲白有齊宣川府使閔應騫鐵山人前郡守金礪器因龍

將分付推捉爲白如乎昨日入來之後龍將等坐衙門推問兩人答
曰監司巡入山郡漢船之來出于倉卒未及文報之際監司入灣之
先文又爲來到而俺先入義州監司過鐵山時金礪器先爲語及監
司則監司到義州招問此事俺以實直對交戰之由云云則龍將送
此兩官于監司處留置爲有齊且鄭譯來于監司查問使輔德所坐
處爲白有去乙輔德臣朴遜言曰此來所恃者唯汝如有指揮之事
詳言云云則鄭譯密言曰今此清將雖來駐大國之界自本國別無
支待之事而出來專爲東事在我之道似當送禮相問受與不受必
稟于帝前彼雖不受惟當示以懲懃之意云云既有所聞並爲馳啓
爲白臥乎事二十日差晚鄭譯以龍將之意來告曰高鄭二人所
引船人等推問則所供與高鄭之推一樣漢船相通之事三公六卿
萬無不知之理欲招來查問而慮或國空生變宜問于從臣等回報
云世子即召韓亨吉朴達具鳳瑞令各言所見從臣等開陳利害措